

冬
青
館
乙
集

冬青館乙集卷五

烏程張鑑秋水

文五

序

禮書綱目序

禮經於六籍尤繁難治朱子在經筵曾有乞修三禮之
劄未果行晚年乃親定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大旨以古
十七篇爲主而取禮記及羣經子史所載有及於禮者
皆附於其下草創雖定未遑刪改故以喪祭二禮屬勉
齋黃氏爲之勉齋續編一準朱子遺說然尙有未定復
以其書授信齋楊氏而後纔有端緒三禮之難成也如

是至於品節度數尙待後人之補掇復數百年於茲矣
婺源老儒江慎修先生有憂之乃取紫陽遺書別立門
目更爲凡例補其缺者固多弼其違者亦不少增損彙
括成此一編此編向已錄入四庫全書其卷帙煩重人
閒轉鈔希少顧世所傳先生著作如羣經補義鄉黨圖
攷譬諸九鼎一禱非其絕詣先生生平著作略見於戴
庶常東原所撰家傳而此編又舉世所願讀而不可得
者是可慨也先生沒後高第弟子如金修謨輔之程孝
廉易田屢謀剞劂而中輟最後得婺源俞君荆玉獨任
其事遂鳩工開雕將卒事其孫錦波以易田孝廉爲介
來丐序余因思此學旣爲絕學而其書又爲古今不可

少之書非特嘉惠後來亦以卒朱子未竟之緒其業可不謂偉歟夫儀禮難讀古今通論昔嘉興馮氏嘗刻秀水盛君庸三儀禮集編余既序而行之矣今復得是編益歎我

國家運際昌明經術之盛莫之比並明人如此經無一字者而鴻編鉅製若斯之夥儒者苟因兩家之說沿而上之漸至於三代之制度不難矣

七緯輯序

七緯之興始於哀平終於大業洎乎宋鄭兩家爲之作注而緯與經乃相雜而不越然異學爭鳴七緯之外復有候有圖最下而及於讖而經訓愈漓不知緯自爲緯

讖自爲讖不得以讖病緯也自賈公彥周官疏造爲漢時禁緯之說後儒遂并爲一談以爲古人緯讖同諱此繆論也今以隋書經籍志證之志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及者遂事之詞也觀下文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則讖者特緯之流弊也緯讖之別此一證也志云七緯三十六篇並孔子所作并前爲八十一篇而又行尙書中侯洛舉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沴秬樞含神霧孝經鉤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郊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鄒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元並爲讖律之注然其文詞淺俗顛倒舛繆

不類聖人之旨其重言漢代者見前書之非出於漢也則後人所疑者或偽注之讖爾未嘗疑及於緯也此一證也志云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从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則當日所謂古學者亦弟不及圖讖爾未嘗詆訐及於緯也此一證也志云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始者言乎其前之未有一也然則隋以前圖讖且不禁何自而及於緯乎此又一證也唯志云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曰涉曰皆者病及於緯也賈氏不察

因謂漢時禁緯眞無稽之言矣否則宋氏彝尊所引謝書及漢人碑碣稱姚俊則尤明圖緯祕奧姜肱則兼明星緯郭泰則探綜圖緯李休則又精羣緯袁良則親執經緯楊震則明河洛緯度祝睦則七典並立該洞七典唐扶則綜緯河雒劉熊則敦五經之緯楊著則窮七道之奧曹全則甄極志緯蔡湛則少耽七典武梁則兼通河雒張表則該覽羣緯丁魴則兼究祕緯李翊則通經綜緯不曰識而曰緯則緯之弊固異於識之駁也使其有禁矣習者之多乎此又不待智者而決矣候官趙君在翰以長沙射策之年兼江夏無雙之目慨大道之就湮悼流俗之失据於是因

武英殿易緯入書之外復博綜羣書輟輯成帙而六緯之遺文賴以不墜書成其兄在田太史郵寄屬敘余讀而嘉其裁斷之卓排纂之勤也因歎明孫氏古微書采其詞而佚其書不可謂典

國朝余氏古經解鉤沈詳其書而昧其斷不可謂敏殆不可以同日語也趙君又以書告儀徵師謂閩無開元占經故所采多未備儀徵師因命鑑采錄寄之并新得日本隋五行大義亦與焉太史見之當亦有以樂乎此也

儀禮集編序

儀禮一書於諸經中通習者固少而流傳者尤不多自

漢書志之外隋書經籍志著錄得三十餘家今存者唯鄭氏一注而已新舊唐書藝文志著錄得二十餘家今存者唯賈氏一疏而已宋史藝文志著錄得二十餘家今存者唯陸氏釋文李如圭釋宮朱子經傳通解張淳識誤黃幹續經傳通解楊復儀禮圖魏了翁要義而已其他如七錄中興館閣書目崇文總目通典通攷玉海之所歧出者更無有也元史不列志今所存者亦止有敖繼公集說吳徵逸經及傳汪克寬禮經補逸三者明人於經訓尤鹵莽故今傳者無一人則甚已讀者難而傳者之不易也我

朝經學昌明從事於此者頂踵相望然開榛蕪草之功

實以張氏稷若爲首秀水盛君庸三繼張氏發難之後
鉤要纂元耽思旁訊聚古今說禮之人一百九十家而
折其衷積秩且千餘翻其意將欲與李氏周易集解衛
氏小戴記集說爭爲雄長而不自憚其艱也然未及彙
行而卒辛酉春其子婦之舅弟馮君鸞庭哀其志取藁
本於其家謀諸同志以付剞劂越一年甲子夏落成以
印本來乞敘余嘗究心此經知其難而不敢輕掉之也
不敢以不知辭乃受而讀之然後知其斷制之精決擇
之慎如士昏禮摯不用死則辨敖氏議記者之疏鄉射
禮射於州序則辨郝氏據孟子之過士冠禮筮於廟門
則辨賈氏不筮月之謬大射禮笙磬西面則辨陳氏應

笙磬之妄特性饋食禮乃食舉則辨姜氏分屬上下
文之非蓋其不敢輕以从同者正其不敢輕以立尸也
昔朱子嘗病賈疏不甚分明後之儒者又欲取其原本
而刪削之今余之言雖不足以張大此書得其說而存
之卽以爲賈疏之諍臣非過也讀是書其亦知通習之
難與

泉布錄序

世傳金幣之書以宋洪景嚴泉志爲最古然遵之先於
唐有封演錢譜張台錢錄於梁有顧烜錢譜俱載於史
志可攷顧封張兩家之說世傳述不過寥寥數語而洪
氏泉志獨采顧烜之論爲多則烜書疑宋時尙在不惟

是也唐司馬貞爲史記索隱亦頗引顧書而有可疑者
平準書曰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索隱曰顧
氏案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十二分重十二銖莢錢重
三銖錢譜云文爲漢興也平準書又曰故白金三品其
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
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
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爲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
作雲霞之象謂以八兩差爲三品此重六兩下小楮重
四兩也云以重差小者謂半兩爲重故差小重六兩而
其形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
也楮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

龜甲文夫曰錢譜曰顧氏案錢譜則顧氏之先當更有譜之者其來亦久遠矣且貨布爲一代度支所出自太公行九府圖法如單穆公之斷斷於子母之權則其輕重大小肉好輪廓均論者所宜考鏡不徒與宋明金石諸編謂足以佐耳目之資已也吾朝

純皇帝萬幾之暇頗收錄其文以入西清古鑑於是朝野之士亦多所撰著如北平翁東粵潘俱收羅繁富不遺餘力此冊爲廣陵江侍御秋水尊甫蔗畦先生手拓并得童君一樹所藏而成之者其攷證簡覈掃去支蔓取三代以上之幣尤精且夥不妄下雌黃亦甚謹嚴矣夫以黃帝少昊之金班氏食貨志所稱其詳靡記者羅

列若此之富後苟有能志洪荒以來之史其取以補蘇轍古史羅泌路史金履祥通鑑前編之闕者又奚難駕封張顧三家之舊而上之乎書此以俾江氏之子姓善守之侍御別有所錄不在此數而過庭之淵源亦可得其大略矣

小學餘論序

古今音韻之指有二齊梁以前從說文偏旁字原五百四十部入者以目治者也隋唐以後從切韻華嚴三十六字母入者以耳治者也目治之學有子母子之用極於吳氏陳氏之古音攷顧氏江氏之十部十三部而止耳治之學有經緯緯之用極於邵子之皇極經世鄭氏

之七音略韓氏之五音集韻熊氏之古今韻會劉氏之切韻指南李氏之直橫圖呂氏之日月鏡而止而其尋條引枝先河後海以漸至於古之元音則一也江左韻學初興學者茫昧上既失攷於叔重下亦無驗於佛書史稱王元謨問謝莊曰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元護爲雙聲礮礪爲疊韻而文心雕龍亦有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之語則其濫觴之初也解者曰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卽字母而韻則有輕重清濁之別然北海劉熙撰釋名其時字母未入中國全書以聲義相取其釋天字有舌腹言舌頭言之異釋風字有合唇呼隙口呼之別按其義例與廣韻正紐到紐之旨

一轂統輻由是引而上之至於經爾雅一書矢口卽得而易之咨齋涕洟詩之感發烈栗皆是則不特詩賦家有積韻之病矣玉篇載五首九弄之圖於是以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始覺耳目一新其實翻音始於孫炎而炎爲康成弟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鄭說有鄉同言異字同音異及或失在浮清或滯於重濁則已敝正雙聲傍雙聲正疊韻傍疊韻之鑰特未確鑿言之耳海寧周君松鶴纂音略一書余旣敘之復自摘其說爲小學餘論二卷大旨宗字母而探原於六書之諧聲櫛髮纘絲無微不至貫亦精且博矣尤喜其駁何氏叢說曰旣悟之後則

字母可刪然則字母者亦學音者之筌蹄而已苟能觀其會通則古雖不傳音韻之書卽以字學通之奚而不可或難之曰梵人別音華人別字梵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故梵人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必不可強合余謂不然字母雖晚出要不過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古音雖微茫而先聖因旋宮七均以通神明之故者曾謂舞獸儀鳳而顧不若通音小悟之精有是理乎區區婁羅門之書云乎哉

杜詩叢評序

昔蔡夢弼集宋以前評杜者號千家注其鉤玄纂要抉剔略盡故教器之亦謂杜詩如周公制作不可復議至

矣盡矣靡得而加矣無已姑亦舍其鉅而一言其細者
可乎余嘗謂讀杜之旨有二其一存乎律六朝聲病之
學最盛搜羅門竊之以爲三十六字母所謂雙聲隔字
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殆謂此也而沈之切律也彌
精如已上人茅齋云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則枕簟
爲雙聲茶瓜爲疊韻也正月三日歸谿上有作簡院內
諸公云藥許鄰人鬪書從稚子擊則鄰人爲疊韻稚子
爲疊韻兼雙聲也得不謂之吹律胸肌調鍾唇吻乎其
一存乎韻漢魏用韻已異詩易迨唐官韻出而詩敬宗
一改二百六部之舊所謂吳楚則時傷輕清燕趙則多
傷重濁亦謂此也而杜之用韻也必嚴如義鶻行以嶺

餐酸存煙宣天拳蠅穿年前然賢傳冠聞爲韻則知今
時守才老古韻而以二十四鹽二十五添通用者爲妄
矣如新安吏以兵丁行城傳聲橫情平營京輕明兄爲
韻則知今時守才老古韻以十六蒸十七登通用者爲
又妄矣得不謂之剖析毫釐分別黍累乎若此之類悉
數之不能終其物竹垞先生嘗述關中李天生之言少
陵晚年詩律益細凡律詩一三五七仄句末字上去入
三聲必隔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能也因相與互誦
鄭駙馬宅宴洞中及江邨秋興譜作而歎天生爲獨見
吁若先生者豈欺余哉海鹽劉君潛篤嗜杜詩暇日取
國初諸老評杜者凡十五家彙而列之都爲十六卷名

曰叢評其用心亦勤矣書成來問序余因取子之所得者書以告之殆竹垞所謂無關輕重者歟亦不賢者識其小者云爾若其以日光玉潔之筆發周情孔思之旨則諸先生之評盡之矣無待余之嘵嘵贅說也

洞庭游草序

余住林屋四載山水之樂不踰門闔東山則舟楫經過而已然自謂於朝霏夕嵐亦麤領其要嘗病地志之疏自震澤編外如具區志太湖備攷均不免舛漏因發澂波皓月樓藏書四萬卷成洞書十六篇業將開雕以事中輟豈山靈不欲以示天下耶今硯農徵君昆季偕凌覽園明經著爲遊草文約旨遠名句如林且先我行世

視點竄蘇雲卿逸事以爲故實者相去奚啻千里人之
度量相越不又可見歟不能自己書數語歸之庚寅三
月

岳廟志略序

給事中元和馮君於崇文主講之暇纂西湖岳廟志成
屬某敘之余受書讀之旣遂言曰修史之事昔賢所難
岳王忠節已昭如星日而史猶或失之按史王傳多取
正於章穎經進之本今合兩書勘之有極紕繆者如穎
傳王攻虢州下之上聞之以語張浚曰飛措畫正大今
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此可見高
廟知王之深正史乃刪上聞之以語五字直作魏公語

豈以上文有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之言而誤會之與不知高宗六年手敕有練兵襄陽以窺中原乃卿素志則後語實高宗語章穎所篡上下文已涉疑竇正史又從而實之其誣甚矣又朱仙鎮班師之前穎傳自七月一日至十八日六戰皆捷聞故高廟賜札一曰賢卿奏八日之戰再曰得卿十八日奏君臣之際可謂密矣今史既略而不書徒委其獄於賊相後之人隨而掎摭之不知賜札所云得卿奏言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利處報則詞氣之閒迥非曩昔不待一日奉金字牌十二始知其溺志矣其上亦銳意恢復者特宋臣曲

筆乃史官如虞道園馬石田輩亦不加詳察僅知刪繁就簡不亦慎乎至宋史取裁於章而章又取裁於王孫珂所纂金陀粹續兩編宋史既漏略進本復冗雜如杜充福胙之捷吳玠姬妾之餽皆非昭忠錄所載本意至李心傳建炎繫年錄載紹興九年九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某來朝而兩史無驗徐夢莘北盟會編載紹興十年五月上遣李若虛至軍中計事王已至德州穎傳則但云請人覲未嘗有進師之言總之傳聞異詞莫可究詰始則因鄭時中丁寔明之失誣繼則由熊克劉時舉之失實欲其明白頭訖品酌事例難矣茲志兩載其詞不獨有功忠武亦深得闕疑之旨不矜奇不爭博其得

力於史例者甚深余故舉其一二以爲讀史者告若夫王之英爽及侍御纂錄之勤則凡例備書之矣

曹江孝女廟志序

嘉慶十有三年儀徵阮大中丞承

命重撫浙江是秋督兵海上約鑑同行渡曹江謁孝女祠仰見棟宇式煥稱神所居旣而鄉之紳士沈某等以廟志久遠缺略請於中丞先是撫部清公安泰於十二年因會稽士民之言乞

封號於朝得

敕旨爲福應夫人蓋神自東漢以來二千餘載累膺崇典靈爽罔替誠不可以弗詳也中丞因命仁和優貢生

金廷棟重輯之得若干卷按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又曰生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蔚宗爲後漢書特創列女一傳而神獨以奇孝著聞其間不可謂非體大而思精也夫劉向作贊徒傳仁智之圖腐史編書僅載懷清之婦范氏所述不過三代直道之遺而今之巍然配食於廟中者一爲上虞朱娥以救祖媪死載於宋史列女傳一爲山陰諸娥以雪父冤死載於明史列女傳後之秉史筆者確守其例一成而不敢變可見此心此理之同非孝道之大曷克異世而同揆哉襄榮光大列祀春秋宜茲鄉之不敢忘神貺而長願有以襄啟之也中丞顧屬鑑序遂書此以弁其端

太倉州志序

古者九能之士凡登高能賦山川能說者皆可以爲大夫則地理之書允有官守者所宜究心矣迨誌乘繁興於是形勢之沿革典故之淹貫利病之通滯皆有裨於國是則甚矣修志者之又不可無其人也余之來江南也太倉守汪君以州志刊成書來屬敘余讀而嘉之凡分類一十有八體例詳明首尾該洽誠有關於政體非僅與澈川歷城諸志爭長於筆墨者可比且余聞古人之義始於辨名故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則謂之罔矧今之履其地者哉太倉之名宋宣和間已有則吳越東倉之說似非無因然海運肇自宋季至元時而大利明

永樂因之始改州爲衛蓋東南之粟必輓輸至州然後入海起運其詳載於元史食貨志及巴延傳

元史作伯顏

者

班班可考也如武宗至大四年以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領海船从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眞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充運此全用本州劉家河入海之始自是以後至至元十四年十一月詔江浙等處糧盡數赴海倉候運則太倉之名大致由海運而著而或者疑曰如此則海陵之爲吳太倉豈亦由後世邪不知海運之說自漢已興太倉以前或由

利津達燕或由淮安易牘紛紛不一最後以太倉稱極便故其名獨顯此則無可疑者方今

聖天子睿思默運河流順軌海道一說力闢瓊山諸人之繆無待復理舊說矣他如籌海圖編內附太倉生員毛希秉之言或攷古者所不廢試取其說而深究之然後知

王言之大而此志之所以載其崖略者不得謂之簡況三吳水利吳淞婁江尤爲震澤咽喉今夏雨水汎濫得歸震川諸君子之書而疏濬之其受利宜何如者則甚矣修志之不可無其人也志自明張氏排纂之後續修蓋寡自乾隆末年知州鼂君草創其議迨汪君曉山來

守是州復踵而成之於是稱善本焉余既嘉其詳贍而尤望後之君子讀之而有裨於民生國計者又不僅在於一州一邑之間也則斯言或不視爲河漢也夫

寶綸堂詩鈔序

作詩之旨謂有妙悟則可謂不關學問則不可司空圖流鴛比鄰之品嚴滄浪羚羊挂角之論其實不過妙悟而已如云詩有別腸則枵腹操觚鉸釘補鍋者皆可從事豈足以上擬雅頌之遺乎天台齊侍郎息園先生少日以拔萃科中副車因入天台山讀書十年遂膺博學鴻詞之薦出入著作之廷備

顧問敬歷有年故其發而爲詩皆沈博絕麗宏偉秀彥

非山澤之臞可比蓋所積者厚故其流者光其取資於
深造自得者不可謂不多矣夫侍郎之學其大者在經
史迄今武英殿儲藏版本如十三經廿四史侍郎均
有攷證天下學者因是以知稽古之方又文集若干卷
無錫秦侍郎瀛已選擇其要者刻之他如水道提綱一
書尤生平殫心之作亦既風行海內矣惟詩集人所罕
覩非蘄之也在侍郎固於詩爲餘技則人亦以其所後
者後之爾然同時掉鞅詞壇若胡雲持之天才煥發厲
太鴻之精神孤迥杭大宗之筆墨橫飛嚴崧占之史籍
淹貫皆足有以表見於時獨於侍郎之詩闕焉不傳誠
非所以取馱讀者之心也今浙東某君取其全彙別爲

寶綸堂詩六卷刊既成因來丐序夫作詩之道不可不本諸學問侍郎之詩不必能盡發其底蘊而論學問者或可於侍郎之詩見之則徒恃妙悟者奚益焉卽如其中若憐忠詞二首相傳侍郎入京時忠肅以易儲奏疏檔案見託所謂因感異夢者卽指此昔大興朱文正公督學兩浙時爲作詩勒諸西湖廟壁自是以後若阮中丞元孫侍御志祖皆有題跋非作詩者學問精能之至焉能使鬼神來告卽此可以窺侍郎之詩而爲天下之善學問者告矣

靈芬館詞序

昔楓江漁父爲詞苑叢談一書余覽之而惑焉夫流品

別則文教衰摘句圖而詩學蔽花閨淫緝爭價一字之
奇草堂嘯殺矜惜片言之巧乖道繆典鮮能通圖是以
耆卿鴛翩於津門邦彥厲響於照碧詞至北宋而一變
石帚玉田理定而摘藻梅谿竹山情密而引辭詞至南
宋而又一變若夫吹律風騷調鍾韶濩寫纏絲於香草
寄哀豔於紅牙則又遙源濬波酌而不竭婁斤般墨高
下在心吳江郭子頻伽少習倚聲長嫺詩教走馬礮礪
塞上沾酒烏丸城邊回腸盪氣搖曳情靈旣而端憂多
暇雜於變徵葢蓄隱而意愉實懷愁而慕思也頻伽本
吳產年來僑寓魏塘魏塘爲昔賢所歌觴之地醋坊橋
畔腸斷東山水磨頭前情緣白石近乃取所爲浮眉蘄

夢兩集詞刊而行之余讀之既作而靳之曰東澤綺語
家世番禺草窗漁笛淵源歷下鳩以翦而語慧杏必嫁
而實繁豈薄虹亭而心折小長蘆釣師耶頻伽笑而不
答遂書之以弁其首

新齋遺詩序

吾友許海樵客授海虞丁酉夏攜黃新齋詩歸屬爲去
取而引其首發函讀之則先經吳門朱酉生所訂余無
以易也無已更增三之一旣而郵事略至新齋名榮上
字建中吳之木瀆人少孤性木訥事母以孝待友以誠
人有加以不情者怡然不校館洞庭東山樂其水木明
瑟遂奉版輿歌白華以居焉自少居木瀆時已盡聞其

鄉先正葉橫山黃野鴻張永夫之學生平尤服膺沈尙
書歸愚謂得詩教正宗不媿嬰而及漢魏斷斷於處已
接物以端其本可不謂學者歟夫尙書稱詩近所豔說
者莫若七子雖後造詣不同錢宮詹王光祿遠矣習菴
竹嶼璞函未免以辭藻勝視新齋不似也然此不過尙
書提倡苦心尙書游橫山之門其始爲北郭七子則有
若沈方舟陳雪竄其三十以前結城南之社則有若張
永夫顧嗣宗徐龍友諸沈默之士其所與交則有若冷
秋江先遷夫方望子李容山皆前朝遺逸樹骨選言不
爲浮華所沒與新齋合宜矣新齋之詩樸而腴不入纖
側拙而不俚不爲麤獷不敢謂此即可上嗣四始六義

若因以溯唐魏起尙書質之使馳逐於李耘圃徐竹所
之間未審其孰先後也海樵又言新齋習青鳥不輕與
人言中年學宋四子而悟禪有古文若干篇藏於家余
未之見俟後之論定可也所游如顧劍屏鈕匪石皆方
間綴學之士海樵與之交甚摯其徒又多新齋舊侶哀
其失傳先刊此編亦無媿於師友者是年立秋前一日

上海唐氏支譜序

自余束髮知里有篤厚長者曰太學唐君樸齋貌誠實
而性和雅無捷言遽色自非內行醇備不克深造自得
如此者迨余奔走四方歸惜與其嗣皆不永年其冢孫
夢松太學已成立少孤不獲卒治舉業出佐人會計有

聞於時且好古喜金石及書畫之學有所得必過余相
質析余亦樂以爲餘生送日之助今年冬始出其家譜
俾書其首攷唐自劉累叔虞得姓或國於魯縣或地於
方城元和姓纂宰相世系表無異辭也唯林書殘佚歐
表以有唐休璟故特詳六朝以下大約可稽者自丹陽
太守瑁三子爲三祖以上然譜不屬不可以臆決也夫
南北割據譜學滋荒後世士大夫言氏族者率以有宋
爲斷蓋其慎也乃此譜僅溯自洪武可不謂慎之又慎
歟要之尊祖敬宗收族之誼自在也按譜自太學君以
上凡歷十四世十三世椿十二世宏勳皆自靈石來居
真茹鎮十一世士鳳舉人康熙中常寧知縣十世汝枚

衡州知府九世國宣八世懋義七世燮歸安縣丞六世
錚浙江布政司都事五世琛以子貴贈刑部清吏司郎
中四世昭以子貴封贊治尹衢州知府三世俊二世福
始祖英以山西靈石籍舉賢良方正授上海烏泥涇稅
課大使任滿歸而子福因壻於上海主簿李氏遂著籍
上海此上海支譜所自出也今自太學君服買來湖居
烏程之南潯鎮又三世其前若中丞瑜五子督學錦三
子中丞繼祿一子其散在粵區者又焉得而悉數之哉
宜夢松之拳拳不置而遠企古人之綴食繫姓欲盡復
其水源木本也夫以余所聞太學君之植基甚厚又得
夢松之守先不怠必克大其門閭將持此牒與四方共

訂其郡望不唯明以來之條分縷析無不歸於統貫卽
五代以前之珠聯璧合亦可得其原委吾嘗謂王僧儒
百家譜賈希鏡十八州士族譜及氏族要狀必有留於
今者不以此歟如徒矜氏望廣張門閥爲有識所齒冷
不特余不敢書夢松亦無此心也因攬其略以著於篇

蕉雪菴詩鈔序

余自丙戌倦游歸而里門交友僅存一二踰年風痺大
作異鄉來者復不任延接漠然無所向而已已而得震
澤王君硯農相過從未嘗言其弟臺叔也有頃吳門蔣
子延以詩畫游吾鄉始以臺叔悼亡卷屬題由是知硯
農弟工詩而不自言不衒以冀其深造也夫古今兄弟

媿美聯珠花萼爲集何限唯西堂病起之句與眉山夜
雨之作後世競相稱引硯農得此於一門是可羨矣久
之有頽然長身貌豐碩而言溫厚叩吾門而來者則臺
叔也其論詩一如硯農而交游之廣相先後焉余旣蹙
足復不習爲贈答之辭故臺叔以詩見投不數數見卽
見亦未罄其底蘊前四年余自念平生不少所作雖不
足存然老矣一轉眄輒化爲荒煙野蔓走憐飛螢竄竊
悲之因友朋慙與取十之一爲冬青甲集二年刊始成
硯農見而少之出氣力奔走於交游中將爲之續刻無
如篇秩叢亂猝難整理剗刷者苦之臺叔乃肯任鈔寫
作一淨本何圖書纔二卷而疾作又踰年而殆殆且歿

又踰月視農乃克收拾其遺詩屬爲之詮次嗟乎余得此於君之昆弟不爲少顧忍卻而不爲之盡心可乎遂破旬日之工得蕉雪菴詩鈔八卷臺叔之詩略盡是矣其詩清真簡妙實而不滯無奮末廣憤之態祧三唐而禰二宋歐蘇梅陸兼而有之昔歐公文傾魁頌而獨於曼卿取其汎愛廓然有大志又惜其化而爲朽壤而長松靈芝有時而不足恃也今余集未能遠成而臺叔已若此其幾何不爲荒煙野蔓走燐飛螢而同盡也夫臺叔之友余不盡知知而識者子延外又嘗爲浮屠交則笑谿月樵其人笑谿遺詩甚少子延沒已二年其詩尙在若存若沒閒使月樵於臺叔之沒同於惟儼祕演則

必漠然無所向將以自謀其終者謀臺叔其爲長松靈
芝雖九沈一浮亦姑且爲是想象焉不然則荒煙野蔓
走燐飛螢亦聽之斯世而已矣旣悲臺叔兼以自悼所
謂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泗之橫集矣臺叔名棠詠之其
字不屑舉子業而力學於詩平生喜交友重氣誼年僅
四十有四視農行狀詳言之不復書壬寅九月

辟疆園倡和詩序

東吳顧氏門材園圃之盛至二千年不替夔乎尙矣嘗
讀其家劉宋時譜知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
乃闢於吳則辟疆人名也非園名也人因名以名之也
終唐之世入詠甚多李白云竹暗辟疆園陸羽云辟疆

舊園林不獨顧况辟置東晉日一詩爲足攷其遺址矣
壬寅冬硯農自吳歸攜吳名賢小像贊集寓意錄來述
顧氏湘舟言巧爲辟置園款冬會詩集序憶幼時於親
故赤珠殷氏得秀野堂會文姓氏錄幾千百十人居首
有文南雲再索其籍不可得自是讀元詩三選知書成
夢羣賢衣冠來謝孟子所謂友天下未足而尙論非其
證歟又讀璞稟玉山名勝集見觴詠之勝園館之美鼎
鑪圖書之富非金粟道人孰能與於此此又一證也中
年南北奔馳居揚居吳皆七八載而懶拙牽率不克徧
交賢豪每有所觸未嘗不想見竹垞匠門之於秀野鐵
厓雲林丹正伯雨之於玉山有以繼之則辟置當自此

遠矣且吳倡和之盛莫如皮陸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
置非襲美句歎吳之辟置園在昔勝概敵非魯望句歎
雖然詠歌可懷也酬應亦可畏也主人且勿喧賤子爲
陳辟置園可乎曩在臨頓里值拙政園將易姓同人議
所適或曰是不難異日卻當路借寓斯難爾因悟維揚
舊有鄭氏影園前世豔稱黃牡丹吟社逮余過之則已
易徽鮑氏改名休園問其取義正坐此也然則數典而
可忘祖耶辟置當東晉盛時其燿赫莫若王子猷子敬
昆弟子猷既看竹失主人猷子敬又聞辟置之勝不相
識徑詣之值辟置方集賓客酣燕子敬指麾好惡旁若
無人主人勃然令驅左右出門子敬獨在與上回轉顧

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外非前轍歎湘舟賢者宜有以處此第以蠅拙者思之不無瞻徇既以爲頌且禱焉若夫題襟刻燭古今人何必不相及遂書以寓之以爲韋弦之贄也可讀之而噴飯滿案亦可

飛英埵同人倡和詩圖序

吳興爲山水之區士大夫以燕游而發爲詠歌形諸繪畫者無代無人宋慶厯而還南園六老胡安定爲之序陳直齋爲之跋摹圖刻石夔乎尙矣有明湖南崇雅實爲峴社權輿由嘉靖癸卯訖丁未爲峴山之終戊申爲逸老之始厯萬曆甲寅尙時廢時舉余嘗就郡志所載前十七人續四十人攷之而吳西園徐東濱暨有序之

錢德洪均不在此數知遺佚多矣因稽羣公詩文畫卷則歲月爵位姓氏益不相讐序有清惠石川箬谿詩有我齋西園南菖棟塘畫則一係嗜山蔣氏所藏十五人皆立象蓋仿洛社普明僧舍之例一係鐵花温氏所藏亦十五人山水中有艇有酒核侍從象側各署名姓余嘗兩假攷焉聞郡城魚計亭陳氏尙有一卷不及見蓋當日集或有畫畫或家置一卷故文采風流三百年如一日然參差不齊成之難失之易宜小谷口之斷斷不置也夫士君子出則眾正盈廷德如羔羊不特周衛武公樊仲山甫仍叔尹吉甫有詩卽明世吾湖閔莊懿十同年象余亦兩見之至於處則菖南雙谿錢金谷之行

修蘭亭之禊各以類從而己道光甲辰春溥上蔣君海
珊維城有事郡垣於花朝招同崔丹崖德瑛凌耦山庚
奚榆樓疑張同莊珍臬李菊潭彬王少伯我駒吳半峰
汝雯莫晉齋鑿戴銅士銘金許星田林椿丁蕃園棠陳
嗜梅綱鈕介庭福景姚篤齋培之楊毅亭炳謙汪珊洲
春鐫江鶴汀颿凡三十有一人醮集於飛英僧舍之樓
雲室期而不至者十三人楊蕉雨炳莖舫西炳咸費見
山南輝王又帆傑潘西邨啟賢鈕蘭汀升元趙怡庭光
祚西園光鏞許憲波澂陳風樵薰徐澈泉寶森潘菊田
襄閔小山受潢約情於人己之間勸力於老壯之際海
珊洵斯集之一菴矣是日也促席飛觥流連永日酒後

羣登浮圖之巔視石川文回廊迤邐撫景凭高靡遠弗
矚卽無有朋壽臺清遠閣之勝風趣要自不遠於是用
趙文敏詩韻各賦長律一首箬谿詩紀所云類族辨物
與道偕行者非歟詩成適費曉樓於六厓兩君在近卽
以繪事屬之當亦不在王應文黃彪下海珊旣歸簿書
來徵序昔東坡偕同儕繞城三十里觀荷花晚入飛英
寺分韻君子所至草木嘉聲古今人何必不同余甚媿
元晏而自訟病痲不克附簡未得廁作者有榮幸焉因
就所習聞事著其闕漏後有作興志者得余言以紬繹
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越四月旣望爲之序者同
郡張鑑秋水也

帶湖樓遺集序

詩貴多乎吳興自柳惲以亭皋木葉一聯馳譽千古天下後世若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緣不過五七字迄於今流播人口詩果不在多也喬濂之宋出學士後由浦江來與吾張氏共里閭者越二百載今年春有介余族孫繼槐來見者則子頤文學也攜其高祖梅菴先生以下五世所業皆工書畫習篆刻彬彬一堂互相師友而其詩纏綿悱惻不倚傍門徑貌爲大家此帶湖樓遺集所爲擇其中至精者將以行世也世有書棚陳解元其人必引爲同調矣夫詩至唐宋夥矣最後如誠齋放翁非不多矣嫌其俚厭其煩轉不若江湖名賢小集

猶得使人興感而珍惜之又奚必充箱盈笥侈萬首以爲賣茶求益也余瓠落無所成舊居文獻有茫乎不知其自近聞瀕湖諸友將續爲溲上詩選因書以復子頤且以爲勸無或似余之頽廢能自振刷以不墜前人典型則善矣

鍾新甫詩鈔序

詩必本乎其人之學謂詩不關學罪與清談注易者等夫子一生學周公周以前學者不敢知大約箕子其一漢儒以五行傳洪範詩人先習之小豎之五章其證也皇極爲四言濫觴信矣周公作詩作詩訓詁夫子斷斷教人學詩暴虎馮河不敢卽不與徒搏徒涉釋訓存焉

淇奧首六言一存其釋訓於爾雅一存其釋訓於大學
自學修內外暨盛德至善其深切著明如此則司空圖
嚴羽罪卽不深於桀紂當從王輔嗣末減矣近來詩家
承明屢變之餘舍竟陵公安前後七子學人踵頂相接
駸駸乎日上焉震澤鍾君新甫以曠代之才早負神童
之譽閉戶購書肆志古學遂博通天官地志河渠兵農
皆有用之學一見之於詩可不謂知所本歟二十年前
子風痺歸家曾見過草堂往來於胸且稔知其游鐵夫
張解元之門交盛梅庵張淵甫昕夕議論均予舊識故
學有淵源唯性孤潔人憚而遠之於是未敢決然挹亦
未敢忽然忘也明年將五十輯其所爲精華凡若干篇

先付劄劄郵以徵芻蕘之言讀之兼句中如塞垣讀史
諸題宏偉巨麗從卷軸中劇鉞而成非空恃妙悟所能
望項背也惜老不及見其大成雖然槌埴索塗孤竹老
馬或不自忖唐人繼元暉變音之後駕六代攀屈宋以
躋於三百篇作者之林工部海涵地負實開一朝詩運
此外自韓柳以逮盧仝任華靡不栴幽鑿險波詭雲譎
卽近情如樂天子不謂其不學最下及於許渾則去學
漸遠矣今新甫能以軼倫絕羣之識扶其墜緒將見詩
教日尊躡鄉近先正亭林稼堂竹垞西河有日可不謂
禕哉夫詩與春秋相表裏詩亡春秋作然大廷之議非
草澤直言言足以興默亦足以容昌黎文起八代身撰

順宗實錄其答張籍書猶不官任作史之責司馬溫公
修通鑑至本朝不敢措手詩人惴惴故自有說呂侯作
甫邢詳伯夷而不及皋陶不得爲漏苟殖學不落則積
之深發之益厚由訓詁以至一貫不難也諍友之附不
敢自遠丙午四月

冬青館乙集卷五

冬青館乙集卷六

烏程張鑑秋水

文六

書

答阮相國師書

鑑頓首四月下旬接讀鈞誨并奉到冬青館集書面岳
印卷引首當卽札催王徵士之佐來取同深感佩又荷
頒到續編擘經室全集一匣得更讀未見詩文仰見化
兩均沾有加無已以古今第一流人著古今第一流書
恐樂天君實未足擬其深湛也至蒙示現在日用浩繁
愚以爲儘可置之度外豈有如師之德業聞望而尙虞

不足乎節署同人愈久愈少誠如來論鑑跽伏蓬茅至
近如嚴陳尙不能一晤嬾散可知且鑑身值昌黎眉山
在上不克與盧仝李薦輩同安自適之天卽自悔亦復
奚益憶自乙酉年自林屋還家遽嬰風痺兼以肝氣時
動已踰一紀已而中饋失人一切衣食均屬辛劬株守
寒氈卽省郡兩垣未嘗一過珠桂不給則繼以傭經傭
經又不足則佐以賣文鬻畫而三子五孫雖兩子一孫
忝入膠庠豪無足倚是以拮据彌甚賴朋友時相過從
筆墨尙不致落莫然跋前疐後一得十忘竊念吾師被
三朝特達之知數歷中外鍾鼎旂常炳照天壤四海之
內已無閒言卽文章報國如補五閣未見之冊輯全唐

文以配詩集之單行煉石補天皆千秋絕業然尙有非
師莫能爲者明史修於雍乾之世於福唐桂三槩僅附
懷宗之紀紀載寥寥在當日武功初定或艱於采訪故
季野萬氏亦嘗言必當續修迨

純皇帝四庫館開得紅本所見益多彌深遺缺後

御纂通鑑輯覽再三致意一時廷臣唯恐歲月滋久避
難就易必欲如張若淮之奏各地咨查誠爲紛擾然
賜諡賜卹聖心有在今幸際師怡志林泉豈非千載一
時矧近有濫託溫氏逸史者若不急爲刊正何以昭
高廟信史彰瘡之論昔高允期頤國記斯就溫公居洛
通鑑用成不特明年祝

釐可資拜獻將後此足疾全瘳神明愈固文潞公舍師
安歸區區王官谷未敢爲師頌也狂狷之言未審當否
鄉僻鮮郵寄書頗難日後儻得吳門一妥便較爲徑捷
矣伏惟以道珍攝鑑頓首

跋

道德真經解義跋

道德真經解義十卷宋徽宗御注登仕郎章安撰義按
道藏有徽宗道德真經解六卷書錄解題作二卷者因
此多解義故分卷不同也章安姓氏無可考此從范氏
天一閣借鈔每卷首行下記良字四號然於今道藏本
實無此書其書先列御注下乃以臣義別之本文分上

經五卷爲道下經五卷爲德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下篇
誤載德經頗合晁說之譏以爲非古亦未能遽定也攷
玉海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奉詔編次徽宗實錄有道
德經解八卷政和八年八月十一日曾頒刻石則當日
藝林固奉爲圭臬今讀御注文義平正解義悉遵御說
故亦無甚偏駁趙希弁讀書附注以爲道者人之所共
由德者人之所自得道者亘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
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
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凡此之類其辭簡其旨遠學者
當默識而深造之似非溢美至其經文字句閒與各家
出入如乘乘兮若無所歸或載或隳與河上公本同王

弼則乘乘作儼儼載作挫又夷道若類廉而不剡與王
弼本同河上公則類作類剡作割又故致數譽無譽譽
字與各本皆異河上公作車王弼作輿又慄慄爲天下
渾心慄慄與釋文本同今王弼本作歛歛河上公作慄
恍此經字之不同者也若可託天下天下莫柔於水與
王弼本同河上公作乃可以託於天下天下柔弱莫過
於水又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與河上公本
同王弼則缺罪莫大於可欲一句此經文之不同者也
其餘不同者尙多均足以補焦氏六十四家考異之未
備唯九卷末六十九章頗佚僅存故抗兵相加則哀者
勝矣十字又併入六十八章無從較補姑存其舊焉

通元真經注跋

唐徐靈府號默希子錢唐人爲元宗時徵士隱修衡嶽
注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元真人名其書爲通元真經
見杜道堅通元真經讚義及全唐詩傳又西天目志載
靈府由天目趨天台憩雲二十餘年作言志詩辭武宗
之徵著元鑑五卷及三洞要略則靈府又嘗作天台道
士矣案唐書藝文志有注文子十二卷徐靈府著而崇
文總目又云文子十一卷徐靈府注闕則徐注在宋時
傳習已少茲從明道藏本過錄題曰默希子注者据晁
氏讀書志王氏玉海皆云墨希子卽徐靈府自號墨與
默通也今觀此注清靈婉約而文子正文亦尙屬舊本

其自序云默希以元和四載投蹟衡峰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迨經八稔夙敦朴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則是書當成於居衡嶽之時据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子彙云吳中舊刻僅十餘葉近得默希子本始覩其全不知何故不照原書翻刻又盡削靈府之注殊所不解此是太原祝氏依宋版摹寫亦希有之本也是明時尚有仿宋刊本今則捨此無從攷核矣

陳顯微注關尹子跋

關尹子言外經旨九卷宋陳顯微撰按顯微有周易參同契解四庫書已著錄蓋道家者流抱一子其道號也此本爲其弟子希微子王希所傳受有寶祐二年序攷

關尹子九篇與玉海及直齋書錄所載合今崑山徐氏傳是樓書目載有關尹子文始真經三卷陳顯微注汪廷訥校當是此本唯改名爲文始真經小異疑亦出校訂家之手據陳氏振孫言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蒧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今五鑑篇第一章注曰爲鬼所攝者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是書矣觀此言則注者亦未嘗不知關尹喜在周時不得預識佛教而故

爲是解者所謂欲蓋之而彌彰也唯其注釋筆意清微
序云因言悉旨轉語明經設喻彰元反詞顯奧句下隱
義言外漏機指意言前顯微意外此數語可謂曲盡言
外之旨故雖如慈谿黃氏所譏其言道皆歸於無者茲
亦就道家之本詣恕而存之

蜀石經毛詩殘本跋

蜀石經毛詩殘本自鵲巢首章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起
至邶風二子乘舟章止癸亥冬余還湖州見於王雪浦
處未及假閱既而雪浦寄吳門裝潢爲友人持去以影
摹本還之雪浦乃以影摹本見寄余因取監本校之經
序傳箋頗多異文經如標有梅迨其今兮其作及江有

汜三章之子歸皆作之子子歸何彼禮矣序肅雝之德也經曷不肅雝雝皆作雍騶虞壹發五豝壹發五豨壹皆作一柏舟序仁人不遇人作而以教以遊敖作遨日月序以至困窮之詩也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擊鼓踊躍用兵踊作踴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軌作輒又雝雝鳴雁作雍雍鳴鴈谷風宴爾新昏宴皆作燕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毋皆作無不我能憐作不以我能憐昔育恐育鞠作昔育恐鞠簡兮序仕於伶官伶作冷內日月序與晁公武郡齋志所言合而晁於餘文多不著豈晁當日所見之本盡如此與至傳箋異說尤眾采繫箋早夜在公作早夜在於公事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作

祁祁舒遲貌也言事有儀草蟲序下多箋云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也十四字又傳趨趨躍也作趨趨跳躍也箋猶男女嘉時作猶男女嫁時采蘋首章傳多沈曰蘋浮曰藻潦流潦也十字箋蘋之言賓也賓作賓又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作主婦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甘棠傳芟草舍也乃箋文不重煩勞百姓無不字行露夙早也作夙夜早暮也傳獄塤也作獄訟也又不以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作不以媒妁之言不知六禮之來彊委之也羔羊箋故可自得也作故可自得公食也傳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作言縫殺之大之與小得其殺也小星傳昴留也留作留箋同江有

汜傳決復入爲汜作江水決而復入爲汜傳水歧成渚
作水歧成曰渚箋江水流而渚留作江水流而渚水留
野有死麕傳舒遲也作舒貌也箋奔走失節動其佩飾
作奔走節則動其佩飾也又此下誤入悅音稅也四字
何彼穠矣傳穠猶戎戎也猶皆作由此古通下多作由
騶虞箋豕生三曰縱作豕生三歲曰縱柏舟箋舟載渡
物者作舟濟渡物又傳悄悄憂貌乃箋文作悄悄憂也
又箋君道常明如月而月有盈虧作君道常明如月而
有虧盈燕燕箋多于往也三字又箋頡頏與戴嬀將歸
出入前卻作頡之與戴嬀將歸出入前卻也又實勞我
心下有傳云寔是也三字終風笑侮之也作笑侮慢也

箋既竟日風矣竟作競下皆同又箋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脫去不能得而止之六字又惠然宵來下多箋惠順也三字箋軍士棄其約作軍士弃其伍約傳信極也作亟也凱風傳棘薪其成就者作棘薪言其盛就雄雉箋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作而君子或有所留或有所遣女怨之故問此匏有苦葉傳謂由帶以上也作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又揭褰衣也作揭者揭衣也又旭日始出作旭日白始出又舟子舟人主濟渡者作舟人之子主濟渡者又我獨待之作我猶待之谷風序箋新昏者新所與爲昏禮作新昏薪爲昏禮又箋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兩

根字下皆多莖字又箋而君子於已之苦毒作而君子
遇於已薄之苦毒又遑恤我後箋皇暇也與遑異又何
暇憂我後後字下有廿字唐人以避諱故定本缺之又
箋欲困窮我作欲用窮我也式微傳泥中衛邑也作衛
下邑也旄止箋女非有戎車乎作女非無戎車乎北門
箋詩人事君無二志詩作謂又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
作則減彼而一以益我二子乘舟傳迅疾而不礙也礙
下有危字又傳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然作愁皆與今監
本異其譌繆亦不少而語助之損益字體之假借不與
焉至於世字作廿淵字作淵民字作氏則避唐諱也昔
人謂蜀石經毛詩爲廣政七年將仕郎試祕書省鈔書

郎張紹文書而蜀相母昭裔取唐大和本是正者則其
與今本多不同無足爲怪聞錢唐趙氏小山堂舊有蜀
石經毛詩自周南至衛風疑卽此冊而又佚其半余故
仿陸氏釋文之例備著之俾治經訓者廣異聞且擇其
所長如後漢書竇融傳注引谷風作不以我爲德反以
我爲譬與此略同則其寶貴宜何如乎甲子立冬日書
於冬青閒館

宋大詔令跋

書共二百四十卷無撰人名氏據玉海此集由建隆至
宣和紹興中出於宋綬之家而直齋書錄解題及趙希
弁讀書後志皆云寶謨閣直學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

於建寧云紹興間宋宣獻家子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國初迄於宣政分門別類凡目至爲詳也今所存卷數悉與三書相合則爲原編無疑且檢四庫書所錄唐大詔令亦出宋綬家爲綬子敏求所編則此云出綬家者似爲可信孫公談圃言宣獻家藏書過祕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得之蓋綬收藏甚富故敏求能纂唐朝一代詔令旣而積儲益多則又出敏求之後故不能舉其何人要其同出宋氏無可疑也明葉盛棗竹堂書目經濟類有宋詔令二十四冊殆卽此本今其書內缺宰相類卷七十一至九十三武臣類卷一百五至一百十五典禮類卷一百六十七至

一百七十七凡缺四十五卷與唐大詔令同一殘佚至於一代典章所存實多如元祐三年呂公著制出蘇軾手見避暑錄話四年太皇太后元日不御殿詔出蘇頌手見石林燕語皇祐六年溫成皇后哀冊出胡宿手見青箱雜記慶厯四年晏殊罷相制出宋祁手見東軒筆錄此其尤彰彰者也其他典禮之繁可以參核本史者如神宗紀熙寧二年四月癸丑命曾公亮爲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禮儀使讀詔令則知皇太后太皇太后皆有冊文又紀十月丙申曾公亮陳升之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讀詔令則知公亮進昭文升之拜集賢又紀三年十二月丁卯以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

讀詔令則知絳進昭文安石則僅曰相而無殿閣之名蓋史於是年十月書陳升之以母憂去任而詔令於下四年正月載升之方有起復集賢之制則安石之不書集賢事固相統貫矣又眞宗紀咸平六年以呂蒙正爲太子太師萊國公讀詔令則知蒙正因罷相除太子太師故曰入旣賴於嘉猷退亦全其素志若刪去罷相一節全與本事不符始知修宋史時通削詔令駢儷以爲溺於辭藻不知仍有曲折一經指斥自蹈覆轍矣

翠微北征錄跋

北征錄二冊宋華岳著岳貴池人其南征錄十卷旣跋而藏之笥此則其中武科後上寧宗時書也南征錄乃

詩集此全是經略中原之策故黃氏千頃堂亦入於兵家類按宋史岳字子西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冑當國將開邊釁岳上書書奏侂冑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迂守李大異復寘獄侂冑誅放還後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今觀書中所言雖指畫山川措置軍旅意度極爲開展至所云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次於幽冀黑殺黃道正按於

燕趙攷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未免過信三式近於術數使其應敵恐亦未能盡當此不得以成敗論也大抵岳是志節之士喜功名惡異類是其所長而才具則似密而實疏以致身罹慘毒後世稱冤而宋之國脈亦因此不振惜哉

慶元條法事類跋

慶元條法事類八十卷卷首缺佚莫詳撰人姓氏據直齋書錄解題有嘉泰條法事類八十卷宰相天台謝深甫子肅等嘉泰二年表上則此爲謝深甫監修之書無可疑者直齋又云初吏部七司有條法總類潭熙新書

既成孝宗詔倣七司體分門修纂別爲一書以事類爲名至是以慶元新書修定頒降使得便於檢閱蓋舉其奉詔之時則曰慶元而據其成書之日則曰嘉泰攷宋史寧宗本紀慶元四年九月丁未頒慶元重修敕令格式又嘉泰二年八月甲午謝深甫等上慶元條法事類三年七月辛未頒慶元條法事類據史文正當名爲慶元故玉海載慶元修敕令格式下附條法事類云嘉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慶元條法事類四百三十七卷書目云八十卷其所云書目者館閣書目也然則八十卷者亦非原修之書直齋改爲嘉泰其中似不能無故至其爲一書則固無可疑矣其闕卷卷第一至三及三

卷首葉卷十八至廿七卷三十三至三十五卷三十八至四十六卷五十三至七十二凡四十二卷然一代典制賴以可考者尙多如玉海載建隆考課令有四善四最而四最僅有其三據事類則仍有民籍增益進丁八老爲生齒之最其餘如十科薦舉之令則本紹興三年三省樞密院請復舉行元祐司馬光所請之法見宋史選舉志武臣薦舉之格則本之隆興元年正月一日三省樞密院所奏見於玉海銓選類蓋雖沿革損益時有差池而宏綱細目正復脈縷可尋存之自足以裨史志之缺至其卷尾附錄開禧重修尙書吏部侍郎右選格二卷雖似不倫然攷葉盛棻竹堂書目政事類有開禧

吏部七司法二十冊慶元條法事類三十冊則兩書原
自統行故寧宗本紀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重修吏部
七司法開禧元年六月己巳陳自強等上新修濔熙以
後吏部七司法開禧二年三月甲午頒開禧重修七司
法如紀所言則此二卷又爲陳自強所上吏部七司法
直齋書錄亦名嘉定吏部條法總類兩書在當時本自
並行未可知也因仿四庫書收乾道臨安志之例著之
以見其書之厓略云

遙華姓氏韻集跋

新編古今姓氏遙華韻集宋臨川布衣洪景修進可編
自序言凡得姓千一百八十九姓無其人者無信不徵

因分十餘共九十九卷合姓目一卷通爲一百自來著錄家俱不見載唯千頃堂有之而卷數不符疑非足本此本從吾浙鄞縣范氏天一閣鈔出內缺乙集第五卷至丙集十一卷止後又得吳門黃氏士禮居所藏項墨林家舊寫本補足其行款已不能畫一旦原書卷次本極淆亂兼之一寫再寫魯魚帝虎滿幅皆然幾於不可究詰茲略依首卷姓目所列爲之詮次俾不失洪氏之舊至其中所采宋時名臣事蹟旣多而於死節之士尤斷斷不置如臨川先賢傳搢紳舊聞朱子名臣言行錄以暨名家墓銘行實之類不下數十百家卽所錄史傳本文亦具有起訖不特有益藝林亦可以昭世姓之炯

戒允當與藏書家共寶之

書復社姓氏錄後三

余舊鈔酌中志餘一冊內有曰東林朋黨錄曰東林黜
將錄曰東林同志錄曰東林籍貫曰盜柄東林夥曰夥
壤封疆錄曰天鑿錄凡七種皆紀敝禎兩朝君子小人
籍貫與復社三錄遙遙相對迨思陵末造尙有諸家子
弟姓氏闕入復社者如歸安茅氏是也然此乃小人蛾
眉謠詠之爲若復社三錄則君子自誌之又非僉壬之
所得與矣究其後因蘇州推官周之夔之操戈始爲吳
江潘凱作復社或問繼則有四配十哲之號旣雖不成
然南渡勅立卒釀爲大釁阮大鍼謂人曰彼阻逆案我

立順案以復之順案者假鬪賊國號順而以周鑣周鍾
從賊故也由是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海內
清流一網幾盡此非復社錄中之巨擘乎嘗讀夏氏幸
存錄載門戶雜志頗略如徐石麟徐汧陳子龍祁彪佳
楊廷樞夏允彝外槩無從攷識後檢諸野乘始知甲申
九月因北來大悲和尚之案河南道張孫振主筆坐大
悲妖言律乙酉三月論斬當大悲繫獄大鍼等造飛書
赫蹏更立諸號十八羅漢爲內閣高宏圖大宗伯顧錫
疇都憲易應昌司寇解學龍豕宰徐石麟中丞袁繼咸
等五十三參爲翰林徐汧吳偉業科道姚思孝喬可聘
等後又增五百應眞并孝廉諸生之有文望氣節者悉

冬乙六
加羅織大鍼密遣人齎其冊入獄說大悲妄引大悲不
肯索火燒之乃已則又不待蝗蝻錄之紛紛爲諸君子
屏息重足矣然且流毒後裔及

聖朝龍興杭人陸鑾尙欲爲兩社告密於是始設爲厲
禁有以也丙戌仲冬呵凍書

書復社姓氏錄後四

或曰復社姓氏夥矣然其中容有不盡不實且後世子
孫有欲推崇其祖父而竄入其中能一一攷核其故歟
余應之曰此亦難保其必無然以意度之亦可無虞也
按此錄原本出於秋浦吳氏次尾蓋其時大江以南主
持社事者幾於人握靈珠家抱荆玉矣而江北寥寥唯

貴池劉伯宗城與次尾二人爲巨擘顧伯宗爲人豐頤
廣頰頎然如玉鬢髯若神仙胸羅載籍謙讓未遑故嘗
飲人以和次尾則不然貌癯黑鬚似蝟毛磔每當稠人
之會則竟據高座議論風生旁若無人者故其所著述
如兩朝剝復錄與此籍不過皆少年盛氣之所爲耳雖
其後兩先生皆致命遂志錙則以參史忠正公軍事歸
終於袁閩之士室而吳先生不死於南都之難起師江
上卒效銜鬚此非千古之義烈也哉然盡此錄中觀之
則尙有未盡同者今就耳目所熟大節之留於天壤者
北都則有馬君常世奇練川則有黃蘊生漳耀龔智淵
用圓松江則有李存我待問吳門則有楊維斗廷樞沙

山則有顧子芳杲江陰則有黃介子毓祺贛江則有錢
尊生謙亨稽亭則有麻孟璇三衡青浦則有陳臥子子
龍夏彝仲允彝錢彥林旃講好不屈則有左羅石懋第
江右則有楊伯祥廷麟錙晉卿同升楊節侯以任鉛山
則有揭萬年重熙萬安則有梁飲光于涖泖澱則有吳
日生易沈君晦自炳孫君昌兆奎徽州則有江文若天
一太倉則有呂石香雲孚揚城則有鄭超宗元勳海上
則有錢希聲肅樂寧波則有陸周明宇燦嘉興則有屠
幼繩象美監國之使則有陸嗣白清源廣州則有陳令
斌邦彥此固彰彰著在錄中者也亦有昭然在人口碑
以爲復社中抱節之士而錄不著者又不知凡幾卽如

吾鄉董宗伯之孫遐周先生婁東門人也與孟朴同里
開周旋甚密據其子若孫自述於社事亦嘗致力而三
錄中於我湖董氏無一人焉則吾見其有失出而不盡
者亦未見有失入而不實者也外此則瑕瑜互掩有不
能盡爲復社諱者如周鍾介生社之魁傑也不自檢束
從逆後輒具公疏投賊文諭使顧君恩請葬先帝君恩
碎其牘曰諸公亦是好名當俟牛丞相來自奏頃之金
星來見曰此卽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見危致命論贊不
絕口亦自詡知遇此雖出自裝點然南都定案後不可
爲非深點於錄矣究之錄中尙有如陳名夏楊枝起龔
鼎孳吳偉業吾朝

純皇帝親訂爰書列諸貳臣甲編者萬世不刊之典又將何以處之乎又如吳昌時來之亦社之表率也任意披猖當延儒柄國時與禮部郎中周鑑兵部職方司員外周仲璉大理寺寺正錢位坤遊揚鼓煽出入傳語號爲周門四君子而昌時爲之冠昌時之招權納賄旣爲思陵所知至癸未昌時已調文選司郎中矣御史蔣拱宸劾多贓款第一爲通太監王裕民思陵於是親御中左門鞫之至論立決身膏斧鑕橫屍西市不可謂非深黜於錄矣究之錄中尙有周肖儒爲狀元包告狀之介弟人但云周五周六占盡江南田宅地方激變至焚延儒豪奴而揚其灰此非錄中人乎又周之夔後雖起兵

殉節而始與東林爲難於考選臺中中後具疏特糾婁東爲欲傾宗社者非錄中人乎又將何以處之乎總之斯錄人數旣多薰蕕雜陳臬鸞互集死節者固多而僉王之閒廁亦所不免此特秋浦一時興到所書乃欲據以爲典要未免扣盤捫燭之智矣而子疑之不亦過歟客曰唯因並書之以諗後之讀是錄者

白玉蟾集跋

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續集二卷內分武夷玉隆上清三種前有端平丙申潘枋及正統壬戌南極老人臞仙兩序文嘉熙鶴林彭耜事實一篇文雖多道家之言詩亦清逸不知後世何以舉人與詩俱佚之按神仙通

鑑玉蟾號海瓊子得翠虛陳泥丸先生之道喜飲酒不
及醉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
善篆隸尤妙梅竹受上清籙行諸階法所用雷印常佩
肘間祈禳輒有異應嘗游西湖至暮墮水舟人驚尋不
見達旦則在水上猶醺然也續文獻通攷亦云嘉定中
命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在封紫清明道真人然據李
氏紫桃軒又綴及厲氏宋詩紀事皆言本姓葛名長庚
字白叟又號白玉蟾閩清人父亡隨母改適雷之白氏
因改姓名後遂家瓊州入道武夷山中此似得其實杭
編修世駿補千頃堂書目載海瓊摘橐十卷嘉靖時吉
邑西洲居士唐胄序又有建安余氏所刊瓊瑄白玉蟾

上清集八卷玉隆集六卷武夷集八卷俱與此卷數不
同蓋屢修刊非復初定之舊論其所得亦庶幾葛稚川
陶貞白之流不可以異端盡沒之也若讀書敏求載尙
有道德寶章一卷此則恐是羽人之說矣

黃梨洲先生待訪錄跋

姚江黃先生以佐命之才丁明之季世逆案初定卽手
搃讐人之胸拔其鬚以祭其父可不謂壯歟迨南都一
揭名列黨魁張儉無家流離數載而卒無補於國社之
屋入我

朝康熙己未庚申之秋以史館事屢徵不屈自傷舊族
卒就逢辯之風至於天命旣固亦遂回心內嚮使子入

太學肄業而自託於明夷故同時雖有太公夢夷齊乞粟之誚然其蒙難居貞隱身著作良可喟矣茲錄於甲寅年從友人借鈔得之其體大思精舉二千餘年治天下之成算如畫沙聚米待其人而行所謂百王之敝可以復起三代之盛可以徐還者洵無媿也壬戌秋鑑自京師放還踰伏里門檢閱敗麓因輒校其魚魯而手錄之其中如理財治賦數大事我國家承平已歷有年所或革或因不待重爲推行而或有一二端可少補苴罅漏者用貯諸篋將以獻之當世若時事之與否則在上者之職非草莽之所得而議也

唐才子傳跋

元辛文房撰辛文房事實無可攷謹按四庫全書已著錄八卷云原本凡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楊士奇東里集有是書跋是明初尙有完帙故永樂大典目錄于傳字韻內載其全書今傳字一韻通佚世間遂無傳本然幸其各韻之內尙雜引其文今隨條摭拾哀輯編次共得二百三十四人又附傳者四十四人共二百七十八人謹依次訂正釐爲八卷今是本適得三百九十七人則爲原本無疑然其中如李季蘭下附注閻秀二十三人靈一下附注方外四十五人及其餘各人附注者又十餘人皆本無事實不過就本傳內及論中之名以附列之其實只缺賀蘭進明杜甫鄭虔李嘉祐鮑防于

良史盧綸苗發馬異令狐楚馬逢劉禹錫呂溫姚合章
孝標袁不約朱慶餘李敬方伍喬陳上美喻臯顧非熊
劉滄于瀆公乘億章碣林嵩喻坦之徐寅殷文圭等三
十人茲就三十人中與史事比勘如杜甫則備著嚴武
集吏於門冠挂於簾之事初不見於劉昫之史於鄭虔
則沒其求攝市令之言直以爲託疾不奪與歐陽之書
亦異至劉禹錫之改連州則直以爲裴度所請而不知
其自出憲宗傳中且全沒其文學之功均與新舊兩書
不合誠有如提要所稱鈔掇繁富或未暇檢詳者唯持
論處尙有根據於白居易詩則云如山東父老課農桑
言言皆實於杜牧詩則云銅丸走阪駿馬注坡於李商

隱詩則云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
全用敖陶孫詩評非滕其肌說者可比所謂足以津逮
藝林者此也此本敘事處亦較定本爲多蓋尙未經明
初人剛削者或云此本近出日本未知所據恐近出舊
本特以之作偽爾

蒲菴集跋

蒲菴集十卷法住幻住詩一卷見明史藝文志釋來復
暨其徒所撰史稱洪武中與宗泐同被召爲右覺義而
秀水朱彝尊爲明詩綜亦云來復字見心自號竺曇叟
豐城人元季航海至鄞止定水寺洪武初召至京太祖
覽其詩褒美賜金襴袈裟授僧錄司左覺義詔住鳳陽

圓通院又攷洪武十四年六月開設僧錄司掌天下釋
教事曰善世曰闡教曰講經曰覺義左右各一員府設
僧綱司都綱有副州設僧正司僧正縣設僧會司僧會
明年四月以戒資爲左善世宗泐爲右善世智輝爲左
闡教仲義爲右闡教玘太朴爲左講經守仁爲右講經
來復爲左覺義宗鬯爲右覺義蓋卽其時故詩中多與
藩府周旋如所稱蜀王者獻王朱椿太祖第十一子也
稱潭王者朱梓太祖弟八子也稱湘王者獻王朱柏太
祖弟十二子也此皆在被召以後應教之什至詩中復
有簡願玉山避兵從釋於白雲寺寄簡翰林歐陽圭齋
先生諸題則當在洪武未得國以前故圭齋一序亦尙

在皇元之世且歐序盛推其學隱然以趙孟頫袁桷之
許其師笑隱者許蒲菴則其學宜有開原靜志居詩話
以爲蒲菴與全室齊名而不及全室遠甚者似非公論
至來復入滅一事傳聞各異今蒲室全室兩集已載入
四庫而此書以沈滯見遺較其詩品亦石門鐔津之
亞也

清涼傳跋

古清涼傳二卷唐沙門慧祥撰又廣清涼傳三卷宋沙
門延一撰又續清涼傳二卷宋張商英朱弁撰五臺山
清涼寺在今山西代州五臺縣釋家相傳以爲文殊師
利所居之地其書雖名爲傳實則地志之體首記方域

名勝而後及於高僧靈跡物產其中往往兼涉儒家之書且所采六朝人文如支道林殷晉安祿濟川文殊讚皆世所不經見他如王勃釋迦如來成道記釋迦佛賦及附錄內觀音大士讚今文苑英華四靈集俱無之蓋此書爲歷來著錄家所失載惟古清涼傳曾載入宋史藝文志中已失去廣續二集則當日或以象教而忽之未可知宜後人之益無從津逮也此本或以爲金大定時寺中藏板後乃益以明人補脫故剝蝕彌甚然其中有足以裨益史事者按魏書釋老志言興光元年敕有司於五段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象五各長一丈六尺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象高四十三

尺釋教之崇實北魏爲最盛故其中所載如信誠公主
公主寺之建孝文皇帝臺山避暑之事所謂石窟故象
者當日風氣使然則太會谷之銅鍾可受三十斛又
何足怪至於唐宋以後則尤多采史乘如舊唐史舊史
稽古略國朝會要統紀鄭景望家集之類取材尙屬謹
嚴雖未足以企及楊銜之之洛陽伽藍記當不在唐玄
奘西域傳之下徒以僻居西北遂無從搜輯良可惜也
後附補陀傳峨嵋讚此則元人所撰明人又從而補綴
之似其板本同在寺中遂附以行耳

增補鍾鼎篆韻跋

增補鍾鼎篆韻七卷宋臨江楊鉤信父集前有延祐甲

寅馮子振海粟及同時豫章熊朋來兩序按郡齋韻書志曰辭尙功鍾鼎篆韻七卷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吁多矣此本乃吳中故家所藏殆從虞山錢遵王氏傳鈔而出丙子春余館金閫臨頓理潘大農師宅儀徵阮制府師以

萬壽貢書見託友人何夢華持以示余其書前列辭呂王諸家所得每字有所增補則作一方格朱書以別之首卷則列所采金石名目末卷則別出古文象形自非史籀所遺三倉墜簡洵莫備於是編因假歸茗上屬吾友計秋琴暨同人及余子曼壽分鈔存之攷讀書敏求

記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辭尙功重廣之臨江楊鉤
信父博采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党氏韻補所未備
係篆文於唐韻下而以象形奇字等篇終焉馮子振云
漢有古文尙書唐明皇以隸楷易之儒者不識古文自
開元始宋景文公筆記故人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
之驚喜自爾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當時咸不之識遂有
怪人之目信父得無亦作怪人耶此書序後有洪熙侯
書籍印章摹寫精妙蓋內府所傳本也錢氏之言如此
惜乎索還方急失摹印文然遵王所云洪熙侯者侯字
實是殿字而錢宮詹補元史藝文志作五卷者恐亦未
見匡廬眞面目也

南江札記跋

余不識邵二雲先生而先生哲嗣秉華與余爲同年且修鹽法志時同局最久今先生所著南江札記刊成讀而善之遂言曰先生精訓詁長於經爾疋正義一書固沾句後學矣然世徒驚其殫洽不知其根柢深茂此記一二字皆可引而伸也如左氏傳王使伯服先生引鄭世家作備按備古服字說文備字注費氏易曰備牛乘馬故後漢書皇甫嵩傳義眞備未乎注曰今河朔人有此言此其義也又左氏傳茅胙先生引潛夫論曰作茆祚閔元年天若祚太子先生祚當作胙按祚字說文所無唯徐氏新附本有之攷成十二年傳無克胙國作胙

則古字祚當作胙此其義也又孟子畜君者先生引呂覽適威篇曰民善之則畜也高誘注畜好也按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畜孝也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疏引鄭志答吳模云爲記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旣注已行不復改之竊謂孝好一聲之轉正古人師說相承故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此其義也又此於孟子一書箋釋尤備余嘗讀僞孫疏病其舛陋如有求全之毀趙注求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按劉向九歎曰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而赴圍王逸注曰陳不占齊臣有義而怯聞其君戰將赴之飯則失

匕上車失軾既至聞鍾鼓之聲因怖而死此正其事而
疏並不能詳且其他如壽若邵伯見王充論衡亦不引
逸如西子至吳市各輸錢一文大半無稽安得如先生者
一舉而盡釋之耶此記爲先生未竟之緒故其說尙未
艾韓子曰讀書須識字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舍
先生其誰與歸昔閻潛北病革時以劄記戒其子曰當
刪而梓之後其子弗忍也故今所流傳者率冗雜先生
此刻則遠勝矣其曰南江者取禹貢三江之旨以所居
在姚江而然矣

冬青館乙集卷六